责任编辑：顾芷衡/版式：陈猛 贵阳日报 GUIYANG DAILY

舞台艺术

民族歌剧《映山红》再度上演

——超现场直播让“映山红”开遍全国

《映山红》剧照。

“夜半三更哟盼天明，寒冬腊月哟盼春风。若要盼得哟红军来，岭上开遍哟映山红……”一曲家喻户晓的《映山红》经过艺术编排，发展成一部完整动人的歌剧，响遏行云。近日，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再次上演，承载几代人红色情怀的革命诗篇荡气回肠。

歌剧《映山红》以李心田小说《闪闪的红星》为创作蓝本，由经典同名影片作曲傅庚辰担任音乐顾问，集结知名作曲家张千一、剧作家喻荣军、导演胡宗琪与舞美设计王欢等一线艺术家共同创作。本轮演出，国家大剧院音乐艺术总监吕嘉执棒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携手王喆、王宏伟、王鹤翔、关致京等歌唱家，纵情高歌革命先辈坚守信仰、无惧牺牲的英雄气概。

“作为国家文化平台，国家大剧院始终坚持主旋律题材的创作。”国家大剧院院长王宁表示，“特别是近五年，我们原创的主旋律题材作品演出近400场，其中既包括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如歌剧《长征》、舞剧《杨家岭的春天》等回望党的奋斗征程；也包括现实题材作品，如歌剧《山海情》、舞剧《天路》等弘扬新时代党的伟大实践。”

值得一提的是，演出当晚，“映山红”不只开在北京，更开遍天涯。借助“艺术+科技”的翅膀，国家大剧院“超现场”直播把《映山红》同步直播至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放映点位。“我们希望，不只是北京的观众，全国观众都能身临其境地感受舞台艺术的魅力，感悟不朽的革命精神和红色信仰。”国家大剧院副院长马荣国说。

自2025年4月启动以来，国家大剧院“超现场”项目已累计完成8场高质量直播，共联动全国影院、剧院超200家，累计惠及观众十余万人次，深度助力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马荣国透露，国家大剧院“超现场”将持续搭建红色剧目传播平台，为致敬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下半年，原创民族歌剧《长征》预计将亮相“超现场”，跨越山海与更多观众见面。

高倩/文 方非/摄

《贵阳来了个大活路》剧照。

本土即兴互动剧《贵阳来了个大活路》：

再现文澜阁《四库全书》西迁贵阳历史

本报讯 7月3日晚，品刻喜剧即兴原创互动剧《贵阳来了个大活路》在花果园海豚广场精彩上演。剧目以新颖的演绎方式，再现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西迁贵阳、保护中华文脉的历史往事。

据了解，该剧以抗日战争时期，文澜阁本《四库全书》西迁贵阳这段历史为背景，跳出传统历史叙事模式，以大众喜闻乐见的喜剧艺术形式为载体，围绕《四库全书》西迁贵阳、地母洞秘藏、黔人倾力护书的故事线，重现这段意义非凡的贵阳往事，让静态的史料“活起来”。

红色幕布拉开，一段广播将观众带回战乱年代，随着亲切的贵阳话响起，演员用接地气的演绎，将那段历史表演得可亲可感，让观众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沉浸式走进那段贵阳往事。

除了预先设计的剧情外，该剧还与观众共创内容，不仅有安插在台下的演员将观众当成“老乡”问路，观众还可随机提供关键词来触发剧情改变。“情人谷”“黔灵山公园”“打陀螺”……演出现场，观众们积极参与互动，演员的精彩表演引得现场欢声笑语不断。演出后不少观众表示，“剧情既接地气又有温度，值得一看。”

据了解，成立于2020年的品刻喜剧，有着小品、相声、快板等多种表演形式。目前品刻喜剧已推出9部2小时左右的长篇原创喜剧作品，分为经典故事、奇幻故事、我的大中华、贵阳故事四个系列，《白蛇传》《牛马之死》《流星花果园》《佳偶天合》等作品，在经典作品里融入当代价值视角，串联不同年代的城市记忆，让不同年龄段的观众都能从中照见自己，产生情感共鸣，后续这些作品会不定期进行复演。

“我们的核心宗旨是‘向世界讲贵州故事’，除长篇喜剧外，此前团队还创排过《我是王阳明》《苗王嫁女》《奢香夫人》等深挖贵州本土文化的作品。”品刻喜剧主理人赵旭航表示，目前还有一部以支援三线建设为背景的长篇喜剧正在打磨中，接下来剧团会继续潜心创作，全力讲好贵州故事，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吴宇 文/图）

话剧《红色的起点》：

红色题材以青春演绎青春

中国国家话剧院原创话剧《红色的起点》改编自叶永烈长篇纪实文学，聚焦早期共产党人的思想碰撞与道路选择，再现了中国共产党开天辟地的诞生历程。剧目以“青春演绎青春”的方式，让青年演员出演百年前的同龄人，通过在舞美与多媒体、音乐等多维度的创新，让百年党史更深刻地走进当代观众心里。

在舞台美术的构建上，该剧展现出极具先锋气质的当代审美。它以十几把黑色椅子作为核心道具，构建出高度抽象化的舞台空间。椅子被赋予多重表意功能，既是北大图书馆的桌椅，也是行进的列车与南湖的游船。通过演员对椅子的重新排列组合，舞台实现了无缝且高速的转场。这种设计不仅契合全剧“大事记”式的快节奏叙事需求，而且赋予舞台极强的现代张力。

该剧中的青年演员身着统一的黑色系当代服装，一人分饰多角，灵活切换于“历史讲述者”与“历史亲历者”的双重身份之间。这种“跳进跳出”的表演方式，帮助演员以“文献展陈”的手法，将先驱们还原为意气风发的热血青年群像。同时，重历史讲述、轻人物刻画的处理，更容易将观众的注意力引导至对时代洪流中思想碰撞与道路选择的宏观思辨上。

《红色的起点》剧照。

在《红色的起点》中，舞台三面与上方排布的十余块屏幕，以充满想象力的方式发挥了重要的叙事功能。屏幕巧妙营造出北大图书馆的方格窗棂、南湖画舫外氤氲着水汽的湖面、疾驰列车外的流动风景。当屏幕呈现出窗外景色飞速后移的视觉假象时，演员们坐在椅子上前后摇晃身体，用极具节奏感的肢体语言模拟出火车疾驰的物理惯性。这种多媒体与演员肢体表演的深度融合，打破了虚拟影像与角色之间的壁垒，让历史成为一部在舞台上实时放映、充满动感与呼吸感的“立体电影”。

《红色的起点》的音乐风格亦让人印象深刻，它采用极具当代气息的电子乐以及民谣等，极大地拉近了历史和现实的距离。结尾处改编自民谣歌曲《模样》的吉他弹唱，更为该剧注入了动人的情感。“记得赢了世界的时候，还要笑得像孩子一样”这句歌词，让当代年轻观众在熟悉的民谣旋律中，与百年前那群平均年龄只有28岁的热血青年达成了深刻的精神共振。

符号化的极简舞美、间离化的群像叙事、电影化的多媒体设计、青春化的音乐风格……《红色的起点》成功地将“红色的起点”这一宏大历史命题，进行了年轻化重塑，它以极具当代感的戏剧语言，让百年前的历史风云在舞台上迸发出震撼的生命力。

京言

上海民族乐团奏响《国乐咏中华》

中国民乐带你跨越时空与山河

从先秦礼乐的钟鼓之声到帕米尔高原的艾捷克琴音，从江南水乡的筝箫和鸣到长白山下的伽倻琴声——两个小时的演出里，上海民族乐团以《国乐咏中华》完成了一次跨越时空与山河的合奏。

这场“致敬祖国”系列演出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作曲王云飞、驻团指挥姚申申联手呈现的这部原创作品，曾走过北京、广州、深圳、银川、成都等十余座城市，参演第二届全国民族器乐展演，并入选“时代交响——全国优秀乐团邀请展演”。每次上演都是一次升级打磨与细节精修。

五个乐章各有侧重，共同拼出一张完整的文化版图。开篇《大春秋》以钟鼓之音溯礼乐之源，厚重庄严，不疾不徐。紧随其后的《醉山水》则陡然转入空灵之境——七位演奏家赵臻、陆莎莎、赵韵梦、杨净、胡嘉倩、李晨晓、刘宣邑分别操持竽、筝、箫、阮、箜篌等乐器，仿佛当代竹林七贤，以清雅之音演绎山水与共的东方美学。

第三乐章《纳百川》是全场最具话题性的段落。当四弦琴、艾捷克、伽倻琴、芦笙、冬不拉、马头琴、弦子等十余种乐器轮番登场，音乐厅仿佛变成一场民族器乐的博览会。来自云南的杨瑜、新疆的哈力甫·热依木和吾拉音木江·艾尼、吉林的张玮玲、贵州的杨昌杰等特邀演奏家，与乐团唢呐演奏家胡晨韵、打击乐声部首席王音睿、马头琴演奏家王晓犇、弦子演奏家凌檬等同台，高亢与清亮、辽阔与温厚交织在一处。“每一章都蕴藉着民乐气质，让人忍不住为之鼓掌。”一位乐迷如此评价。

后半场的能量持续攀升。《天行健》以竹笛金锴与赵韵梦、二胡卢璐与丁龙、琵琶俞冰与朱天津三组双重协奏，将“君子自强不息”的哲思化作层层推进的音浪。终章《咏中华》则汇聚各民族演奏家进行大乐队合奏，团队反复调整和声织体，力求呈现音乐血脉相融的听觉效果。返场环节，熟悉的《我爱你中国》旋律响起，全场随之哼唱。

从文明溯源到山河揽胜，再到民族交响，《国乐咏中华》试图回答一个问题：民乐何以让年轻观众感受到血脉深处的认同与感动？在前晚的演出现场，答案似乎不言自明——当那些携带不同地域记忆的乐器在同一方舞台上完成对话，中华文明兼容并蓄、多元一体的特质，便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成了一段可以听见、可以感受的声景。

《国乐咏中华》演出现场。

未来，上海民族乐团将继续携这部作品走向更多城市，以民乐为媒，传递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当代图景。

赵玥

民族舞剧《大染坊》：

铺陈鲁商传奇

素绸翻卷如潮跌宕，染坊机杼化作足尖韵律，乱世风云凝作肢体悲欢。国民经典IP改编民族舞剧《大染坊》将旧时鲁地印染坊的起起落落和实业志士的家国热望尽数铺展。

提起《大染坊》，多数观众脑海里都是电视剧中密集对白、环环相扣的商场博弈。将一部靠台词撑起复杂谋略、多层人物羁绊的长篇故事，转化为全程无对白的舞剧，是摆在主创团队面前最大的难题。总导演之一孔德辛分享：“电视剧能靠对话铺陈计谋，舞剧只能依靠肢体、布料色彩、舞台调度完成叙事。我们四次奔赴淄博周村古染坊实地采风，把传统印染工序、鲁商风骨全部转化为舞蹈语汇。”

整部舞剧以“染布”为贯穿全剧的核心意象，讲述了“一尺染布，阅尽人间；一支舞步，写尽赤诚”的故事。另一位总导演郭海峰直言：“这是一部色彩丰富的作品，舞台上，素白、靛蓝、沉灰等各色布匹，对应主角陈寿亭从乞丐起家、商场沉浮的一生轨迹，布料的色彩流转隐喻时代洪流与人物命运。”主演刘迦、张焜淇在剧中饰演陈寿亭，把这位民族印染实业家一生传奇娓娓道来。他兼具草根的韧劲、商人的通透与乱世之下为民族奋进的大义。演绎这个人物，情绪跨度极大，所有隐忍、悲愤、温柔、热血都只能依靠肢体张力传递，极具挑战。

《大染坊》海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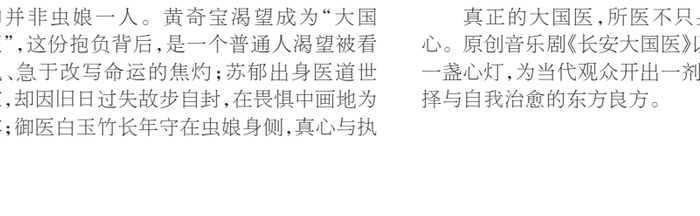
区别于常规舞剧，《大染坊》深度植入非遗，山东鼓子秧歌作为全剧标志性谢幕舞段，成为剧目独有的记忆点。

据悉，全国巡演版上海站将完整呈现全本145分钟剧目，铺展陈寿亭半生浮沉与近代民族工业自救之路。民族舞剧《大染坊》让人看见一部藏在绸缎与舞步里的民族史诗。

朱渊

原创音乐剧《长安大国医》：

一剂自我疗愈的良方



《长安大国医》海报。

原创音乐剧《长安大国医》从一个历史缝隙中几乎被遗忘的公主入手，以中医里的“情志病”为镜，照见当代人的焦虑与渴望，传递“自渡方安”的温暖力量。

故事发生在安史之乱后的长安。玄宗寻回女儿虫娘入宫相伴，虫娘却患上“离魂症”，太医署束手无策，玄宗遂广纳天下医者，能治愈公主者封为“大国医”。敕榜传至汉中，赤脚郎中黄奇宝与世家医者苏郁携方入长安。他们本为治病而来，却在宫墙深处看见了更多人的心病。

《长安大国医》的创作，深度融入了对中医文化与东方哲学的思考。全剧从《望闻问切》唱段展开。望，是望见一个人的处境；闻，是听见沉默背后的心绪；问，是追索伤口的来处；切，是切开人物深藏的心结。剧中《画地为牢》《熔炉》等唱段层层递进，将故事一步步推向人物心灵最幽暗的所在。

随着剧情的展开，观众会发现，需要疗愈的并非虫娘一人。黄奇宝渴望成为“大国医”，这份抱负背后，是一个普通人渴望被看见、急于改写命运的焦灼；苏郁出身医道世家，却因旧日过失故步自封，在畏惧中画地为牢；御医白玉竹长年守在虫娘身侧，真心与执念纠缠不清，守护与占有之间只隔着一念。主创要表达的，不只是虫娘如何走出“离魂症”，更是每一个人如何安顿自己的心，如何在心魔面前重新选择光亮。

在叙事节奏上，《长安大国医》懂得用轻盈包裹沉重。黄奇宝与苏郁这对组合，为整部作品注入了鲜明的喜剧色彩；飞鸽传方、风筝飘方、蹴鞠藏方等桥段，将一场入宫治病之旅铺排得妙趣横生。《大唐男子图鉴》等唱段熔多种音乐风格与舞台表演形式于一炉，让观众在笑声中与人物渐行渐近。亦庄亦谐的分寸拿捏，使这部作品兼具娱乐的灵动与沉思的分量。

在舞台呈现上，“方笺”与“心灯”构成了核心意象。舞美设计以多张可变化的方笺为主要装置——它们时而成为药方，折射身体的病灶；时而成为画稿，映照人物的执念与渴望；时而升起为层层屋檐，凝结身份、礼法与命运的重压。

真正的大国医，所医不只身疾，更是人心。原创音乐剧《长安大国医》以长安城中的一盏心灯，为当代观众开出一剂关于理解、选择与自我治愈的东方良方。

王广燕